

李彌將軍與我

(本文另有插圖刊第6頁)

柳元麟

戰地視察敬仰英名

故雲南省政府主席李彌上將字炳仁(以下稱炳公)，於民國六十二年十二月八日(農曆癸丑十一月十四日)因心臟衰竭，逝世於台北寓所，忽忽已十有載。憶當年逝世前一日，炳公會蒞臨敝寓暢敘，豈知一夕之隔，竟成永訣，人生無常，世事多變，殊深感嘆。

近讀「中外雜誌」二三七期馬志賢「李彌的戰功」及張葛天「盧漢這個人」兩篇大作，閱後不禁勾起許多往事。

李炳公，雲南省蓮山縣人，與我是黃埔陸軍軍官學校第四期同學。他生於民國紀元前十年(一九〇二)，長我六歲。我們於民國十四年(一九二五)夏秋，先後入伍。十五年春升學，他編在步兵第一團第五連，我編在第八連。同年冬，在廣州畢業。畢業之後二十一年——民國三十六年(一九四七)十月，我們始在山東龍口相識。那時，他的職務是陸軍整編第八師(即原第八軍)中將師長；我的職務是國民政府主席侍衛室少將副主任，兼主席特派戰地視察官。我到龍口，是奉命視察他的部隊。

「戰地視察官」是民國三十六年五月新設置，為正常軍事體制以外的非常官職，直屬最高統

帥，負有監督戰之責。當時中共叛亂，戡亂戰事漸趨逆勢，統帥部為防部隊長自保實力，坐失戰機，乃有此種非常措施。那時，我方由陸軍太學為期一年半的將官班畢業，自重慶回南京。晉見領袖蔣公中正時，奉諭加入即將出發的「戰地視察組」。出發前，我抱定要盡力瞭解敵我情況，聽取部隊意見，溝通上下意圖，促進上下信心，從積極方面達成視察任務。

三十六年六月上旬，我隨「戰地視察組」由南京出發乘津浦鐵路火車北上，目的地山東蒙陰，主要任務視察預定六月下旬實施進剿山東沂蒙山區共軍的作戰。首站到達徐州陸軍總司令部，總司令顧祝同上將親自接待，並命參謀長郭汝瑰為我們作簡報。郭在簡報中，除報告山東敵情及國軍作戰計劃外，他特別讚揚駐濰縣整八師李彌部隊戰力之強韌，紀律之嚴明，軍民合作之良好，一切行動能主動而最有辦法。於是使我對李彌將軍有了深刻印象。

戰地視察組到了山東蒙陰，我派在歐震第三兵團部。此次作戰方針，是以主力由蒙陰至顏莊方面，先向沂山共區之南麻，作錐形突破；爾後與由臨沂北進牽制部隊，向沂水分進合擊，捕殲共軍於戰場。另以一部進出臨朐附近，威脅共軍側背，以策應南麻之作戰。使用兵力有李延年兵

團三個師，歐震兵團兩個整編師，范漢傑兵團六個整編師(含胡璉整十一師)，夏楚中兵團兩個整編師(含李彌整八師)。另以兩個整編師為第二線兵團。六月二十七日開始行動，各路攻擊前進，進展順利，迄七月中旬，胡璉部隊進佔南麻，李彌整八師主力進據安邱，先頭到達臨朐附近，我隨歐震兵團於七月四日收復坦埠，十一日收復沂水。共軍向來慣用避實擊虛戰法，當我各路大軍向沂蒙山區推進的同時，共曾陳毅分左兩翼西竄，右翼三個縱隊西竄攻陷泰安，繼陷寧陽。左翼兩個縱隊西竄攻陷費縣，直趨嶧，竄進犯滕縣，陳毅自率五個縱隊退據馬站、蔣峪間保持機動。國軍發覺共軍西竄，急令各路大軍回師追剿西竄之共軍。陳毅見我主力西去，乃集中退據馬站之五個縱隊，於十七日夜間，開始圍攻南麻之胡璉部隊，另一個縱隊阻我援軍。激戰六晝夜，我胡璉部隊地屹立未動。此時國軍整八師李彌部隊為支援南麻胡部作戰，主力進據臨朐。陳毅感受側背威脅，乃以一部監視南麻，主力轉向臨朐，於二十四日開始向整八師李彌部隊圍攻，連日激戰，二十九日更續增四個縱隊，幾近十倍兵力，全力進犯，我整八師在李彌將軍親臨前線督戰指揮下，士氣振奮，勇猛衝殺，激戰八晝夜，共軍傷亡慘重，終於潰退。

此一戰役關係重大，蔣公親電嘉勉，國防部傳令嘉獎。那時我已隨歐震兵團西行，收復了睢縣。接閱戰報，覺得在徐州，陸總部參謀長郭汝瑰誇讚李彌部隊的話，確非虛言。引起我對李彌將軍的敬意。

戰後，國防部檢討評語謂：「尤以我整第八師之進出臨朐，予匪側背威脅，以及整第十一師之固守南麻；我空軍之晝夜助戰，予匪重創；亦皆勝利之基本原因」。民國四十八年十一月國防部奉先總統蔣公指示，訓令在臺國軍部隊，以南麻臨朐戰役，作為戰史基本教材。

龍口長談邀我共事

沂蒙山區剿共告一段落後，我奉派至袁州，繼又奉派至皖北王敬久第二兵團視察。

民國三十六年十月，我又奉派至青島，視察范漢傑第一兵團各部隊。我自青島先至煙臺停留三天，視察了整二十五師黃百韜部隊；然後再到龍口視察整八師李彌部隊。

我自兼任視察官以來，已視察了不少部隊，也見過了許多將領。而我對李彌將軍由於久仰英名，加上黃埔同期同學，親愛精誠的感情，所以一見如故，倍覺親切可敬。我在龍口一星期，炳公曾數度親自陪我到前線視察，並集合部隊，要我講話，以激勵士氣，並由幕僚提供部隊資料，加以說明。我從資料和實際視察所瞭解，發現整八師有三個特點：一、是財經公開——經費全部公開用於部隊。二、是全軍皆兵——全軍無分官兵，人人都拿武器，人人參加戰鬥。三、是軍民

一體——真正做到軍愛民、民敬軍的軍民合作無間。因此部隊的糧食與兵源均無問題，情報也極靈活。當然，以一個整編師的經費，養三萬多的兵員，也是極為艱苦的。在晚間，炳公常邀我至其室內長談，我們關着門，烤着火，無所顧忌的開懷暢談，從個人經歷、家庭私事，談到國家大事、世界大勢。談得最多最關心的，是關係黨國存亡的戡亂戰事，我們交換意見，研討對策，大體上我們的看法相同。我們堅信在蔣公領導下，大家盡忠職責，艱苦奮鬥，必能戡平中共叛亂，完成統一；但也有許多事實，使我們不勝憂慮，萬萬料不到，我們對國事的憂慮，僅短短兩年，竟全局崩潰。而我們也料不到，經此一週暢談，竟建立了以後三十年生死之交。

馬志賢文中說：「第八軍全軍編制約四萬五千至五萬之間，該軍雖曾一度改稱整編第八師，但編制人數並無大變動。李彌的同學柳元麟為文說：他三十六年冬在龍口視察，整編第八師竟有三萬多人，超過編制三倍。此說很不正確」云云。其實部隊人數，從來無法正確計算，尤其在戰時，有傷亡有增補，隨時在變動，如何能得知正確數字？中國軍隊傳統惡習，是虛報吃空，而李彌部隊却反而超額二倍，這是難能可貴的。以一萬多人的編制經費，養三萬多人的部隊，實在太艱難了。」這是炳公和他幕僚親口向我訴說的。當時我請他提供書面資料，三十六年十月中旬，我從龍口回到青島。不久蔣公由南京飛青島，主持軍事會議，我把視察部隊的資料，呈報給隨蔣公來青島的軍務局長俞濟時將軍。我曾見蔣公

時又把部隊實況報告，並建議恢復「軍」的建制。那時炳公也由龍口來青島參加軍事會議。他曾邀我到他家吃晚餐，這是我第一次見到李夫人龍慧娛女士。

在軍事會議中蔣公宣佈：整八師、整二十五師……等部隊，山東剿匪有功，一律擴編為「整編軍」，各該整編師長升任為整編軍長。會後，蔣公歡宴各部隊長，並分別與他們攝影留念。當時炳公徵詢我是否願意到他的部隊幫忙，並擬面報蔣公。我表示樂意追隨，但請他待我解除視察官兼職以後，再為保舉。

十一月我奉命回南京，解除視察官兼職，專任侍衛室副主任。

三十七年五月蔣公就任第一任總統，我被派任總統府副侍衛長。是年三月、六月、十月，炳公曾三度保舉我為第八軍副軍長，均奉批「現職重要，緩議」。十二月間，徐蚌會戰局勢已極緊張嚴重，某夜裝甲部隊副司令蔣緯國將軍由徐州戰地回京，在周宏濤祕書辦公室約我去談，他說：「李彌將軍有親筆信託我帶呈總統，保舉你當第八軍副軍長。」又問我：「是否願意去前方，如不願意去，信就不呈總統了。」我說當然願意去。於是他進官邸把信呈上去，但一直沒有下文。三十八年是中華民國危急存亡的一年。元月十一日徐蚌會戰失利，各部隊開始突圍，炳公與中央失去連絡，久無消息。二十一日總統蔣公引退。蔣公在離京將要引退前一日，下達了若干人事手令，我就在那時奉到調任為陸軍第八軍副軍長的手令。當時俞濟時將軍把總統手令交給我時

，似乎面有難色，問我何有意見。我說：「國家到了今日危急存亡之秋，身為軍人，何能計較個人職位，我服從命令，我相信李彌司令官有辦法，必能安全突圍，我在南京等他。」

當徐蚌會戰後期，李彌司令官夫人龍慧娛女士與副司令官陳冰夫人都由上海來南京，居碑亭巷辦事處，適與我寓所為鄰，時常見面。徐蚌會戰失利，正值陰曆年尾，李夫人極為焦急，我依據共軍廣播被俘及陣亡將領名單，判斷炳公必已突圍，不久當能安全返來，我提出許多理由，加以勸慰，安排李夫人回上海。並告以我已調任第八軍副軍長新職務，我說：待炳公返來，我們同心協力，重整旗鼓，誓必消滅紅禍。

陰曆除夕，我離南京飛上海度歲。

重建八軍率師入滇

民國三十八年二月上旬陰曆正月初二，我在上海得李夫人電話，謂炳公已抵青島。至於炳公脫險經過，馬志賢文中謂：「隻身由徐州北走濟南，再轉濰縣，得到民衆愛戴協助，冒全家人生命危險，掩護安排，送他到青島。」正月初三日李夫人電告我炳公已抵上海，又過一日，炳公邀我同到南京，謁見參謀總長顧祝同上將。奉命即飛奉化溪口，晉見蔣公。蔣公對炳公慰勉有加，並諭令迅速重組第十三兵團及第八軍、第九軍，一切請示顧總長辦理。

次日我們回京，原任第八軍政治部李副主任來報告，有數位新聞記者曾來訪問是否可接見。炳公約其次日午餐招待。當晚商討對記者談話要

點，炳公認為若將真實情況相告，則對山東援助者，有安全顧慮；若瞞騙真相，則有損信譽。炳公考慮結果，決定以濰縣同胞安全為重，以自己信譽為次，編造由海州連雲港脫險的故事告記者，次日各報皆以此故事刊載報端。雖不久記者發覺被炳公瞞騙了，但經瞭解為顧慮援助者之安全，是善意的說謊，乃化怒氣為敬仰，欽佩炳公顧慮周到。

我們回南京請示參謀總長顧祝同後，即在碑亭巷辦事處，成立第十三兵團後改第六編練司令部，炳公司令官兼第八軍軍長，我任副軍長，孫進賢、李彬甫、李楨幹分任師長，軍部同設南京碑亭巷。第九軍軍長徐志勗，副軍長陳有秋、師長田仲達及另由徐軍長保舉兩位。第九軍軍部及兩個師設上海，田仲達師留南京。其時原八九兩軍官兵由徐蚌突圍抵京者已五千餘人，炳公令在小營集合，偕我同往訓話，並佈達我第八軍副軍長職務。

炳公在南京一星期，把團長以上人事安排後，即回上海休養，因數月來作戰及突圍途中辛勞，身體不適。臨行把編練司令部及第八軍重建事宜，交我負全責處理。那時，政府正忙著遷都廣州，人民紛紛逃難，通貨膨脹，幣值早晚不同，而部隊無錢無糧無被服，情況狼狽。當炳公離京後，我即去見聯勤總部郭總司令，洽辦裝備，郭總司令對我所要求的被服、糧秣、經費等都可照辦，惟武器因庫無存品，短期無法供應，於是我晉見副總長林蔚文將軍，他考慮許久說：「現在有美援傳作義部隊四十個團的裝備，有自動武器但無重武器，不久將運至上海吳淞轉車北運，我

撥九個團裝備給你，你派人到上海等候，動作要迅速保密。」我要求增撥三個團，結果他批了十個團，並說已將四分之一的裝備給我了。

四月中旬，部隊已集結於江西贛潭，得上海軍械已到電訊，我即刻親率少數部隊前往，經多次轉折，始全部領到。時炳公尚在上海，知領到裝備，自極欣慰。四月下旬，共軍渡江，南京失陷。五月我率軍開衡陽，炳公由廣州來衡，檢閱部隊，甚表滿意。炳公因事仍回廣州，命我續負全責率部西進。七月間抵芷江。在芷江為了部隊入滇問題待解決，停留了近兩月，九月炳公偕編練部副司令官曹天戈同抵芷江，即率部離湘入黔，經銅仁入四川彭水至涪陵，船運至宜賓。

在重慶，炳公與我曾先後晉見蔣公，奉准第九軍一個師併入第八軍建制。炳公因事先由重慶飛廣州轉昆明，部隊一萬三千人由我率領，自宜賓經敘永、畢節、威寧，於十月下旬入雲南之宣威。

部隊經畢節時，曾奉蔣公親電命我率一個師於十月底前進駐昆明。但炳公來宣威面告，盧漢不准我軍入昆明，祇許一部駐楊林大板橋，並決定軍部駐舊益。到舊益後，我奉准去昆明飛重慶向蔣公報告實情，並諫阻蔣公親臨昆明，免遭西安事變第二之險。

我由重慶返回昆明，正是十一月下旬，此時戰局已極嚴重，炳公乃約我研討作戰腹案，炳公謂：「依情況的發展，爾後剿共，將是一個長期的、艱苦的游擊戰，必須有一良好的根據地，我的家鄉騰衝，那是一個最好的游擊基地，前有瀾滄江、怒江、高黎貢山之險；後連緬甸密支那、

八莫，有鐵路公路交通之便，該地區民性強悍，自信號召三萬五萬，甚至十萬二十萬壯丁起來反共，絕無問題。所以把家眷由香港接來，準備同返家鄉，與中共作長期苦鬥，可是問題在於如何進入該地區，若遵蔣公指示，由金沙江迂迴而西，則受糧食與地形的限制，顧慮甚多，若正面沿公路西往，則有盧漢部隊阻擋，他必搶先進入。炳公問我意見，我主張南下寧洱，思茅地區，與二十六軍結合，增強戰力，不得已時，可入緬境揮師。研討結果，決定採行彈性方案，把全軍眷屬及輜重先由公路至祥雲、彌渡，再渡瀾滄江至順寧，將來依情況西進可至龍陵、騰衝，南下可至瀾滄、南甯，並決定由副司令官周開勳率領定期出發，不料盧漢叛變，未及實施。

昆明事變臨難不苟

民國三十八年十二月九日，雲南省政府主席兼綏靖主任盧漢率所屬七十四軍余建勳、九十三軍龍澤匯在昆明宣佈叛國投共；並扣留蔣公代表西南行政長官張羣、第六編練司令官兼第八軍軍長李彌、二十六軍軍長余程萬、師長石補天及由成都飛海南過境之中央黨政軍高級人員。這就是「昆明事變」。我則被盧漢爪牙，第六編練司令部參謀長卓立監視於司令部內。

照盧漢原定計劃，是先請蔣公親臨昆明，然後叛變，把蔣公扣留。這可以從盧漢打給成都劉文輝的電報，得到證明。蔣經國先生著的「任重道遠」第一篇第四節說「成都方面收到的第一封電報，就是盧漢打給劉文輝的，內容勸劉文輝設

法把父親扣留起來，以便做『人民政府』的第一大功臣」。盧漢這個陰謀未能得逞，是由於我在十一月下旬飛重慶，晉見蔣公諫阻去昆明，我曾大膽肯定的說：「去昆明將發生西安事變第二。」蔣公乃派張羣岳軍先生為代表至昆明。

張岳軍先生於七日下午四時抵昆明，曾與盧漢會談，並召集炳公、余程萬、龍澤匯等商討保衛昆明，以及政府遷昆明事宜。盧漢偽稱兵力不足，要求加派部隊來滇再作考慮；因之張岳軍先生偕炳公、余程萬、龍澤匯等於八日同飛成都請示蔣公。九日下午又同機返昆明，蔣公決定加派胡宗南部兩個軍空運昆明，以加強戰力。而盧漢對於保衛昆明事偽稱待晚間八時開會商討決定。屆時炳公、余程萬、石補天等相偕赴會，竟被扣留。盧漢當即通電投共。

十日盧漢組織偽「雲南軍政臨時委員會」，把炳公、余程萬同列名為委員，並派龍澤匯部向我第八軍駐大板橋一個營攻擊，激戰終夜，被我擊退。我第八軍由曹天戈率領與彭佐熙所率二十六軍日漸迫近昆明。盧漢驚惶失措，亟圖緩和局勢，先釋放張岳軍先生搭機離昆明，又接我與副司令官傅克鈞至龍公館面囑赴大板橋誘說部隊投降，被我拒絕，又請炳公夫人龍慧娛女士赴大板橋傳達勸阻無效，乃於十四日釋炳公同大板橋，請其令部隊停止進迫，而以我與傅克鈞及炳公夫人為質。

我第八軍與二十六軍於十五日晨開始向昆明進攻，初期攻勢猛烈而順利，十九日傳聞巫家壩機場已規復，且曾突入昆明市區發生巷戰。但夜

間以後槍聲漸稀以至沉寂。事後始知盧漢在情況緊急時，釋放了余程萬、石補天，由余程萬命令二十六軍後撤，而第八軍因之不得不停止攻擊，也隨同後撤，於是攻佔昆明的計劃失敗了。兩軍部隊分別移往開遠、蒙自、建水、石屏一帶。不久，炳公與余程萬同飛臺灣請示。

三十九年元月中旬，共軍陳賡、林彪以優勢兵力由硯川向開遠、建水猛襲，其時我第八軍與二十六軍正在移動中，兵力分散，倉卒應戰，損失頗重，兩軍除第八軍李國輝團，二十六軍譚忠團共約二千人渡沅江撤至緬境揮師地區，彭佐熙率二十六軍一部撤入越南外，主力被擊潰，曹天戈被俘。

我在炳公赴大板橋之次日，乘卓立不注意時走出司令部，雇車至周開勳家由周開勳設法匿居朱姓民家月餘。迨部隊被擊潰，我潛返軍中之希望已絕。乃於二月間化名劉大風，喬裝商人入緬甸。炳公夫人先一週入緬甸，我三月至仰光，四月至泰國曼谷會晤炳公與其夫人。其時炳公正忙著為撤入緬境之李國輝、譚忠兩部籌劃補給。我於五月初得駐泰武官陳振熙之協助，直飛臺灣，向先總統蔣公及國防部報告一切。

滇緬邊區幾度反攻

所謂滇緬邊區，是東自瀾滄江——湄公河，西迄怒江——薩爾溫江，北沿滇緬邊界，南迄泰緬國界之間的廣大區域，亦即以景棟為首府的撣邦地區。

民國三十九年二月國軍第八軍李國輝團，二

十六軍譚忠團共約二千人，在雲南對共軍一路苦戰，撤入緬境揮師之大其力。三月間，緬軍曾數度進攻，皆被李、譚兩部擊敗。嗣經交涉，緬政府同意李、譚兩部駐於揮師之猛撒。

其時，炳公已被任為雲南省政府主席，於是前赴猛撒，慰勉官兵，激勵士氣，並號召雲南人民起來反共。雲南人民初受共黨統治，不堪其暴政壓迫，經此號召，羣起響應，各縣各鄉反共武力，如刀寶圖、罕裕卿、李祖科、李希哲、李文煥、馬俊國、李達人、馬守一、彭懷南、蒙實業、張偉成等約二萬餘人，先後率隊投効炳公麾下，一時聲勢浩大，震動國內外。六月，韓戰爆發，大局對我有利，所有在滇邊反共武力，奉命編為「雲南人民反共救國軍」，炳公兼任總指揮，我為副總指揮。

民國四十年三月，炳公率軍經卡瓦區向雲南反攻。六月二十日攻克滄源，六月二十四日攻克雙江，七月六日攻克耿馬、緬寧、瀾滄等縣。這是大陸陷共後，國軍第一次反攻，當地人民重睹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，一時人心振奮，義軍紛起，可惜缺乏後援，在共軍強大壓力下，不得不撤回緬境。那時我留在曼谷，辦理後勤事宜。

轟傳國際自緬撤軍

四十一年一月緬甸政府受共黨唆使，其外長在巴黎聯合國大會上宣稱「請求友好國家之合作，將華軍李彌部隊驅逐緬境」。十月，聯合國開會，緬政府提出控訴我中華民國侵略案，以我軍駐緬為侵略行為，亞非各國隨聲附和，蘇俄及其

附庸，更乘機動搖我政府在聯合國之地位，形勢極為嚴重。

四十二年二月炳公奉召返臺灣，派我代理總指揮，三月緬陸空軍向我外圍沙拉進攻，被我擊退。四月聯合國決議，組織中、美、泰、緬四國委員會，處理撤軍事宜，在曼谷召開會議。當時，我一面應付緬軍作戰，一面對四國委員會交涉，並處理撤軍事宜。處理撤軍處境頗難，為了反共與反攻，必須保持此基地，部隊同人亦不願離此邊區；但為了國家利益，解除國際對政府的壓力，又非執行撤軍任務不可。我曾將處境實情，一再電陳國防部，未蒙諒解。我乃寫一信給蔣經國先生，那時他是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，我信中說明，滇緬邊區在軍事、政治、情報方面之重要性，並請求必須確定撤離人數，最多五千人。其餘未撤人員繼續補給，以人民團體形式，作反共鬥爭。此信蒙採納原則，乃撤離一部，留置一部。迄四十四年五月止，先後撤離五十二批，共七千二百八十人。炳公於四十四年五月二十九日發表聲明如下：「民國三十九年二月，余舊部約千餘人，由大陸轉進到滇緬邊區，爾後賴各級官兵艱苦奮鬥，以及滇籍人士次第投効，得以逐漸壯大。民國四十年六月，一度收復滇西耿馬等八縣，當時不堪受共匪壓迫的同胞相率來歸，力量為之大增。數年以來，櫛風沐雨，臥薪嘗膽，無非在求有助反共復國。乃緬政府不明我意，誤會頗深，竟向聯合國提出控告。聯合國決議通過後，本部官兵志切復國，咸不願撤退。嗣經我政府一再剴切勸導，始獲得良好之結果，其凡屬於本

部所能掌握之部隊，均先後撤退來臺，所有武器亦均攜出，本部自即日起，亦不復存在。現本部撤退官兵均已抵臺，深盼政府體念渠等反共復國之初衷，予以編入國軍，並對不適服役人員妥為安置，俾得各安生業，繼續為反共復國大業奮鬥努力。」

十月，聯合國大會通過四國委員會工作報告。至此，歷時兩年餘，轟動國際的撤軍案，告一結束。我政府的外交責任，也告解除。

組雲南反共志願軍

政府為處理未撤人員，並保持邊區基地，七月間召我返臺，派我重組「雲南人民反共志願軍」，任我為總指揮。我自感力有不逮再三推辭，請仍派炳公擔任，或保留名義由我代理。但政府以炳公聲名太大，國際注目，因此我不得不返回邊區，負起這個艱困的任務。自四十四年七月，我任滇邊總指揮，以迄五十年五月我第二次撤軍回臺。七年之間，國軍每年對緬對共軍艱苦戰鬥，皆予擊敗。四十七年七月，我親率所部北渡南壘河，繼炳公之後，第二次反攻雲南，大小戰鬥二十次，攻入鎮越、佛海、瀾滄等縣境。其時適值「八二三」金門砲戰，滇邊臺海，遙相策應，不僅震動國際，也轟動大陸，由此導發了西南人民的抗暴，但也引起了共黨對國軍的恐懼，乃於兩年後，聯合緬軍越境向我圍攻。四十九年十一月，中共軍與緬軍聯合，以六萬之衆——共軍四師一團，約四萬八千人，緬軍十二團，約一萬二千人，配合空軍，南北夾擊，向我圍攻，激戰三

月餘，予敵以重創；我雖放棄江拉基地，渡湄公河入寮境，但實力損耗無幾，一部仍留緬境，東西跨河設防，待機規復基地。五十年三月，我政府為免引起外交糾紛，決定將入寮部隊撤回同臺，派副參謀總長賴名湯將軍到防地宣達撤軍命令，當時問我有何意見。我說：

「十餘年來，我們在國境邊緣，與共匪直接作戰，為的是想為國家保持一塊反共基地，配合政府將來全面反攻，以光復國土。我『滇邊總部』是共匪歷年處心積慮所欲打垮的目標。曾勾結緬甸，動員大軍，數度向我發動陸空聯合攻勢，然而我『滇邊總部』始終屹立無恙，從沒有被打垮。現在，國防部一個電報，一紙命令，撤銷了總部，撤離了部隊，這正是共匪十餘年來求之不得的事。我身為軍人，以服從命令為天職，當遵照命令實施。」

自民國五十年三月十七日至四月三十一日，先後接運回臺共四千四百零六人（留緬境五千人未撤，後由泰國收編為北部防共部隊）。我於五月一日回臺。滇邊總部，自炳公創建，我承其後，兩次反攻，兩次撤軍，至此結束。

國防部編印的「滇緬邊區戰史」，其最後評語：「綜觀我滇緬邊區游擊部隊，十一年奮鬥史實，由一千七百人，兩次擴展為萬數千人；由數百枝破舊步槍機槍，發展為萬名現代化輕裝步兵；由赤足破衣部隊，壯大有空降特種部隊；由窮無立足之營舍，建築成一個機場，作我陸上第一反攻基地。其慘淡經營，不言可知，是項成果，乃我忠貞官兵之汗，成仁先烈之血所累成。」當

然，炳公創建領導之功，將永垂史冊。

賈志而歿精神不死

炳公從民國四十二年回臺以後，就長居臺北新店，信奉天主教。

過去我每次由滇邊回臺，必往訪承教，而我每次晉見蔣公，蔣公亦必垂詢炳公近況，我據實稟告，並陳述炳公忠黨愛國，剛毅正直，是國家難得的將領，將來反攻大陸，在西南方面當能負起重責大任。蔣公頷首稱是。

五十年五月我二度撤軍回臺長居以後，常與炳公相見，在最初五年，我們每星期見面一、二次，或在彼我寓所，或在高爾夫球場，後以我遷居石牌，路遠見面較少，但每月也有一二次相見。炳公血壓較高，但不嚴重，自七十歲以後，始逐漸惡化，心臟也漸形衰弱，曾數度進榮民醫院治療。

六十二年八月間，炳公大公子雲川，由美國省親。炳公享天倫之樂，自極愉快，常相偕外出遊覽，不免勞累，迨三星期後雲川離臺返美，炳公覺胸部沉悶，呼吸不自然，乃到公保醫院檢查，醫生告訴他：心電圖不正常，心臟衰弱嚴重，炳公為了慎重，再去榮民醫院檢查，結果也是一樣，於是於十二月二日進住榮民醫院。經三星期治療，血壓漸降，心臟也較正常，乃出院回家休養。在醫院時以至出院以後，我曾去看過幾次，因需要休養，我們沒有多談。

十二月七日，天氣晴朗，十一時左右，炳公忽駕臨我石牌寓所，我聞聲開門迎接，扶其下車。我說：「你需要休養何必勞駕。」他說：「現在我們見一次面，算一次，我們要多見幾次面，談談心。」到室內坐下後我內人問他夫人，他說夫人病了感冒。原來炳公平日生活，全由李夫人悉心照顧，他說現在他已復健，他要照顧夫人了。他並告訴我們關於監察委員張純老夫人逝世的經過，她是心臟病突發而去世，炳公說這是「無疾而終」，他希望他也能無疾而終，我內人為他做了一碗麵，他吃得非常高興。十二時左右告別。他臨走還約我們夫婦過幾天去他家玩，又說現在我們見面一次算一次。我說：「炳公，不要如此悲觀，你八十大壽，我來當總幹事，我們好好的熱鬧一番。」於是歡笑而別。

民國六十二年十二月八日清晨，接李夫人電話：謂炳公於晨一時沐浴時心臟病突發而逝，我聞之熱淚奪眶而出，揮淚撰輓聯：「見一面算一次，識語餘音猶在耳，孰知隔夜成永訣。是同學又同事，復國宏圖未竟志，何堪今日哭將軍！」炳公達到了無疾而終的願望；却未完成光復國土的壯志，賈志以歿，無限遺憾！

炳公手撰自述有謂：「審度反攻形勢，滇邊與臺海，實兩鉗之互為呼應，滇邊有為，則西南大陸即可進退自如，國際局勢誠影響吾人，但吾人亦可以製造國際局勢。遙望故鄉，回顧本身，兩鬢斑白，宿疾纏身，不禁憂心如焚也。」時勢造英雄，英雄造時勢，炳公雖逝，精神不死！孫子有言，為將者「進不求名，退不避罪，唯民是保，而利合於主，國之寶也」，炳公可當之無愧矣。